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知縣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一起旃蒙作噩盡玄黓執徐凡八年

晉司馬氏河内温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温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禄

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璆渠尤翻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彧聘吳見上卷上年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譽音余吳主怒追還殺之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時因蔣陵言甘露降改元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如帝者之儀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大赦 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吳主貶景后封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 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

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票匹妙翻騎奇寄翻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冬吳西陵督步闡西陵即夷陵吳主權黄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靚疾正翻闡隲之子也吳主權時隲為西陵督隲之日翻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魏元帝時年二十困敦上章魏文帝始受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甲子出舍于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是方改元泰始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即就也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隂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鑑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望孚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户為大國置上中下

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佃音曹從才用翻莞音官肜余中翻燕於賢翻以石苞為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騎奇寄翻沈持林翻驃匹妙翻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師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

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官公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未幾幾居豈翻又以東騎將軍陳騫為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兩翻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上時掌翻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留質任於京師今亦罷之將即亮翻質音致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

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朝直進翻不宜接近左右近其斬翻請出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魏尚書曹有祠部郎晉因之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紖直忍翻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紖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置其絼注曰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人謂之雉蹠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棨禮記少儀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今亦謂之為紖陸德明曰絼與紖同又以忍翻又周禮釋音羊晉翻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

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秦漢以來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為名者也東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官職也玄幹之子也傅幹漢傅玄燮之子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好呼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攝整放到翻誕盈朝謂何晏阮籍輩也朝直遙翻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

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元初二年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序司馬氏之世為下立廟張本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　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　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魏黄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　晷臣

秦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
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
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天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駁之以為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為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為五帝即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

之王于况翻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魏既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三月

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也臚陵如翻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丁忠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沈持林翻下王沈同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轝羊如翻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好呼到翻治直之翻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即樊山也吳孫皓登之使親近擲王蕃首而虎爭之

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跳它弔翻咋側革翻唼也齧魚結翻噬也）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說輸芮翻）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徼工堯翻）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林翻）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

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吏翻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真德秀曰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衰七回翻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言患哀慕之情不至耳不

在乎衣服也跂去智翻舉踵也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以遂其孝思為三年之服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以日易月漢儒之謬說也法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

得終苴絰之禮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苴絰帶杖預注云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苴七余翻以為沈痛沈持林翻深也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既翻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朞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曰父者子之天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

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壞音怪絶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釐力之翻理也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注云將奉也

吳改元寶鼎以所在得大鼎改元 吳王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

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惡音烏路翻見音賢遍翻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唯凱得視之它人吳仍舊不得視也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泝上泝流以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

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_{墝苦交翻土薄也确音克角翻山多大石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_{此苦於泝流供給而為是謡也}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_{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_{以木為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撥}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宫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

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去羌呂翻料音聊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考異曰陳壽曰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不取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既不可希指迎合又不可以遂事而不諫也

戊戌有司奏大晉

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董仲舒策引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歷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無堯舜歷豈堯舜時用顓頊歷邪孔穎達以為古之真歷至戰國及秦而亡漢初所存六歷後人託而為之此固無從考正也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志無此食今從晉書

永安山賊

施但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因民勞怨聚衆數千人劫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據吳歷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一里靚疾正翻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王于況翻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為得

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鄭氏注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圜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圜丘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後圜丘方澤不别立

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國於河内山陽縣之濁鹿城置督軍以防衛之至晉時帝孫康嗣立人心去漢久矣故罷其衛兵除其禁制　十二月吴主還都建業考異曰吴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晧謁廟欲廢晧立孫

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挾凱盡忠執義必不為此事況皓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虚語耳今不取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爭讀曰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在女曰巫在男曰覡覡刑狄翻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皓尊其母何太后宮曰升平宮供居用翻養羊尚翻不復進見見賢遍翻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眾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璽斯氏翻紱音弗朝直遙翻

翻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行戶孟翻料音聊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中竹仲翻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為惠帝亡晉張本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漢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太子賜民爵至宣帝立太子始大赦天下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光武立太子彊赦天下其後立太子陽及明章立太子皆不赦魏文明幸病篤然後立太子尋而踐阼有赦故革之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

赦

司隷校尉上黨李憙（憙許記翻又讀曰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陔柯開翻占之贍翻）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憙與喜同又音熹亢與抗同口浪翻）可謂邦之司直矣（詩鄭國風羔裘之辭）光武有云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一年）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數所角翻）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帝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犍居言翻洗馬自漢以來有之晉職官志太子洗馬職為謁者秘書掌圖書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洗漢書作先如淳曰先前驅也國語越王句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一作洗音悉薦翻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所以辭者以旁無兼侍祖母與孫相依為命故也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彧鎮巴丘　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晉太康地記曰昭明宮方五百丈吳歷曰昭明宮在太初宮之東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觀古玩翻伎渠綺翻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華戶化翻覈戶革翻上時掌翻漢文之

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濟子禮翻）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户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専心東向（自洛進師而造江濵自蜀下兵而臨荆楚皆東向也）又交趾淪没嶺表動揺（事見上卷魏元帝咸熙元年）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難乃旦翻舍讀曰捨卒讀曰猝）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

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眾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隨俗好而事奢侈也復扶又翻內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甖曰甔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甔音都濫翻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睢音雖　九月甲申詔增吏俸俸扶用翻　以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

尉荀顗為司徒顗魚豈翻　禁星氣讖緯之學星為星者氣望氣者東漢以來有讖緯之學　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皓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曰明陵　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覡刑狄翻被皮義翻　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建業城東門也　既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比毗寐翻倡音昌樂音洛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沙漠汗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充等所刊修就漢律九章

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為令施行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上時掌翻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令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令從刑法志楷秀之從弟也從才用翻侍中盧珽珽它鼎翻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抄楚交翻謄寫也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傳株戀翻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翻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方術也言為官之方術也魏氏考課即

京房之遺意（劉劭考課法其畧見七十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易以鼓翻下難易）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達官顯官也居一官之長其事得專達於上）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載子亥翻年也）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六優謂六載俱優六劣謂六載俱劣）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

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量音良殺所戒翻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監古銜翻監司御史司隸及諸州刺史也彈唐干翻劾也抨也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帝耕籍田於洛水之北　戊子大赦　二月吳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為司空吳錄曰孟仁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門無雜

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閒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正始所謂能言者何平叔數人也魏轉而為晉何益於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孝於後母與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延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

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葬日虞遇柔日再虞而三虞用剛日三虞必反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肉歸于土鬼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故三祭以安之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

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達喪猶通喪也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己卯帝謁崇陽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兖州統陳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豫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國魯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為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兖端也信也又云取兖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平諸葛誕苞代鎮淮南至是凡十一年淮北監軍王琛惡之監古銜翻惡烏路翻密表苞與

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為帝言苞必不然（為于偽翻）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埶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無苞免官年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杜延業晉春秋置在此今從之苞傳又云敕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按武紀伷明年二月乃鎮下邳恐傳誤蕭方等梁元帝子也）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帥讀曰率）苞辟河內孫鑠為掾（掾俞絹翻）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與讀曰預）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

待罪壽春都亭也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夏戶雅翻或於六翻　考異曰晉帝紀作郁今從吳志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龍陂即摩陂更名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為二方聲援會荆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姓譜元冥之佐有修氏漢有屯騎校尉修炳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于古城古城蓋合浦郡

古城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大破吳兵殺劉俊修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　十一月吳丁奉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靚疾正翻芍音鵲安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却之　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顗魚豈翻石苞為司徒

五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瑾為皇太子　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馬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當寒涼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燉煌酒泉西海

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彊梁也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先悉薦翻降戶江翻下同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此河西鮮卑也青徐兖三州大水　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

者欲去皆聽之降户江翻減戍邏之卒邏郎佐翻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被皮義翻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鈴下卒及閤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閤下威儀掌出入贊導及納謁受事濟陰太守巴西文立濟子禮翻守式又翻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量音良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遷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年立舉郤詵時猶為濟陰太守於今未為庶子也若諸葛京署吏不因立表則京先已署吏立不當更云宜量才

叙也用

乙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傅肜死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三年傅僉死與諸葛瞻同年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没入奚官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没入者屬焉魏以來鄴都又有奚官督宜免爲庶人帝以文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犍居言翻與立深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言其

意望不求聞達於當時也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文立字廣休論語曰君子不黨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封皇子景度為城陽王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

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皆指實事不為文飾也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吳主休之時嚴密嘗建此議熙蓋祖其說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逴敕角翻又勑畧翻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思相吏翻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賀齊為吳主推將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

主素銜其切直有所恨怒蓄而不發者為銜且曰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從凱家於建安　吴主遣監軍虞汜汜音祀威南將軍薛珝珝況羽翻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從荊州道踰嶺而入交廣也從建安海道汎海而南也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虛其地後立為冶縣屬會稽郡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主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宋白曰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候官之地立建安縣即以年號為名皆會於合浦以擊交趾　十二月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時

末置詹事宮事大小皆由二傳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臣不臣蓋有司所奏之言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水經渦水首受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謂之渦口渦音戈考異曰吳志丁奉傳建衡元年攻晉穀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渦口疑是一事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　吳萬彧自巴丘還建業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水經注樂鄉城在南平郡之孱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鄀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

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約曰疑是吳立水經注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即西陵也樂鄉城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砂磧對岸踏淺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

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吳主不納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將即亮翻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上時掌翻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紲私列翻係也以捕兔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樹機能祖壽闐之在孕也其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禿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也萬斛堆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界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丐居太翻貸其死命也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鑑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樂陵縣漢屬平原郡後分屬樂陵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鑑使秦州刺史杜

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縣讀曰懸）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鑑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時預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既而鑑討樹機能卒不能克（卒子恤翻）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　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鎮關中　冬十一月立皇子東為汝南王　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秀吳主權弟匡之孫從才用翻）（惡烏路翻）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

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票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厚其封賞以攜吳人票匹妙翻會工外翻）是歲吳大赦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南匈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并州諸郡魏但分其衆為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時左部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初漢高帝以女妻單于故自謂漢氏外孫冒姓劉氏）

七年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豫州刺史石

鑑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鑑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爾猶言如此也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復扶又翻吳人刁玄詐增讖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姓譜刁姓齊大夫豎刁之後予按豎刁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刁間江表傳曰玄使蜀得司馬徽論運命歷數事因詐增其文以誑吳人見賢遍翻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華里在建業西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水經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横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圻即今當塗縣采石東觀令華覈等固

諫不聽（東觀令典校圖書及記述觀古玩翻華戶化翻戲戶革翻）行遇大雪道途陷壞兵士被甲持仗（被皮義翻）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紂發兵與周武王會戰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吳主聞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三月丙戌鉅鹿元公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真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徑至交阯按元乃九真太守非交阯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

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擾雖以素代元未至郡而元死也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内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續漢志青山在北地郡參䜌縣界賢曰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弘軍敗而死考異曰崔鴻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牽弘晉帝紀叛虜殺胡烈北地胡殺牽弘皆不言鮮卑蓋言羣虜内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地胡即樹機能也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耻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鎮壽春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于

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没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　辛丑義陽成王望卒　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事見七十七卷七十八卷魏紀）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晉志曰帝以儲副體尊命諸公居二傅職以本位尊故或行或領顗魚豈翻）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紞（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紞都感翻）相為黨友朝

野惡之（惡烏路翻）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朝直遥翻）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近職謂侍中任音壬）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晉志曰侍中任愷帝所親敬使領少傅蓋一時之制也觀此則充欲以計踈愷）會樹機能寇亂秦雍（雍於用翻）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

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考異曰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充患之吳大都督薛珝珝況羽翻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虞楊稷毛炅等璜愛炅勇健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不請曰否炅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允父則為炅所殺見上四年考異曰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

過百日救兵不至而城沒者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於璜不許而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則云稷等城破被囚稷歐血死旻罵賊死二者相戾不可得合而晉陶璜傳兼載之按孫皓猜暴忍璜不敢以糧資敵今從華陽國志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降戶江翻吳大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獠魯皓翻州境皆平八月丙申城陽王憲卒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寧州以建寧郡名州統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九月吳司空孟仁卒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宋書五行志有五月庚寅食無十月丁丑食晉書紀及天文志有十月丁丑食無五月庚寅食今從晉書

十一月劉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晉志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為稱而云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按晉志所云以周禮并州州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也

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

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五可種賢一也多子二也美三也長四也白五也五不可可以類推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說輸芮翻種章勇翻下同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絶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為賈氏亂晉張本 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袤固辭不受袤音茂 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樂音洛

考異曰晉春秋云禪謚惠公今從王隱蜀記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為太尉右將軍司馬丁奉卒據丁奉傳以救壽春之功拜左將軍誅孫綝拜大將軍加左右部護共迎吳主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當書右大司馬左軍師　吳改明年元曰鳳皇以西苑言鳳皇集改元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左部五部之一也帥所類翻恪殺猛以降降戶江翻　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長知兩翻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壬辰安平獻王孚

辛年九十三孚性忠愼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孚於廢立之際柔而能正事見七十六卷正元元年七十七卷景元元年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阼階東階主階也上時掌翻下同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衣於既翻斂力贍翻詔賜東園温明祕

器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幷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祕器梓棺以凶器故祕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見四十八卷漢章帝建初八年其家遵守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泰始五年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姓譜左傅宋有皇父充石公族也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讜多曩翻善言也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漢武帝誅冉駹開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劉氏又立汶山郡白馬胡即白馬夷

也汶讀與岷同種章勇翻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柯晉志曰益之為言阨言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典學從事典學挍及部諸郡大學掾漢諸州刺史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祀魏晉合其職為典學從事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為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康木子燒香胡人之名晏以為沮衆斬之軍至觀阪水經注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立宋白曰永康軍導江縣蜀都安縣地沮在呂翻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

胡衆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勒兵力戰而死自漢以來諸州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犍居言翻弘遂誣晏云率已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州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郡主簿所職略同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抄掠抄楚交翻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漢廣漢郡治雒泰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衣系領衣要襘著項領處也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

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上時掌翻下先上同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為益州刺史濬擊弘斬之夷三族弘殺晏在十年五月考異曰華陽國志武帝紀在今年六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枒敗濬再為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咸寧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為益州亦在泰始凣年之前矣今從晉紀為定封濬關內侯初濬為羊祜參軍晉制諸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祜為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治直之翻）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監工銜翻晉制方面之任資重者為都督諸軍事資望輕者為監軍事　考異曰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按濬傳祜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刺史又曰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然則作刺史與監軍自是二事也華陽國志又云咸寧四年濬遷大司農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是時羊祜已卒尤

不可據

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艦戶黯翻）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直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時作船木柹蔽江

而下柎芳廢翻說文曰削木札樸也字本作柎詳見辨誤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杜佑曰建平今巴東郡吳置建平郡於秭歸姓譜吾本已姓夏昆吾氏之後取流杮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塞悉則翻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斷江路斷丁管翻為後王濬燒斷鐵鎖張本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斅收濬從事列上斅徒門翻斅胡教翻上時掌翻帝召斅還責曰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

輕帝善之　壬辰大赦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自文帝時統城外諸軍）充與侍中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埶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朝直遥翻）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既不爲侍中則侍覲希矣）充因與荀勗馮紞承間共譖之（間古莧翻）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八月吳主徵昭武

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自吳主權用步隲督西陵隲卒子協繼之闡協弟也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為任璣璿皆協子降户江翻璿如緣翻詔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敦煌太守尹璩卒敦從門翻璩求於翻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為太守考異曰晉春秋璩作據今從武紀武紀云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今從晉春秋楊欣遣兵擊之為質所敗敗補邁翻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弈吾彥等討之帝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帥讀曰率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水經注江水出西陵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北附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廻畧滿故城洲上城周里闡父隲所築也又東逕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丹山時有赤氣熏赤溪當出於丹山故市即步隲故城所居成市而闡别築城故曰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切迫也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

三軍之鋭急攻闗比晉救至必可拔也比必求翻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處昌呂翻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嘗督西陵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難乃旦翻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闗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赴西陵為上上時掌翻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

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南山謂江南諸山羣夷所依阻量音良帥讀曰率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易以豉翻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絶寇叛堰於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櫃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瀰漫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漸將廉翻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防扺南岸使祜軍不得渡而已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恐胤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

自大將軍憑圍對肇（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為客我為主）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姓譜俞古善醫俞附之後）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先悉薦翻）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屬之欲翻）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間古莧翻）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兇許拱翻恐懼聲挺待鼎翻拔也挺走拔身而走也）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躡尼輒翻）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凡非同謀而脅從者請而赦之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官有左右都護今加都護畫護諸將也羊祜坐貶平南將軍征鎮安平四平最下車騎位次驃騎自此而下六等至四征祜自車騎貶平南凡降十四號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姓譜尚姓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其後吳亡皓入洛歲在庚子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賈充與朝士宴飲

朝直遥翻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十一月晉春秋在十月己巳恐皆非實故附于冬末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養供居用翻養羊尚翻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斥其弑君也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當時除賈充之外居公位者有五故下五府下遐稼翻否音鄙石苞以為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吳主之游華里也事見上七年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

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飲於鴆翻平覺之服它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考異曰吳志孫皓傳云彧被譴憂死今從江表傳平憂懣月餘亦死懣音悶又音滿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吳舊事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皓以彧言用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帥讀曰率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

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朝直遥翻真偽相貿貿音茂忠良排墜信臣被害被皮義翻是以正士推方推方言刓稜角而為圓也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先悉薦翻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詭違也異也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處昌呂翻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樂音洛譽音余或音如字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

者謷曰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造七到翻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行下孟翻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奸利定聞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左傳曰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調徒釣翻中宮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

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戸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伺相吏翻）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氏曰杭渡也鄭玄曰言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治直吏翻聖祖謂孫權）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卲相逢駐共耳語大笑（駐駐中也）謗訕政事俱被詰責（訕山諫翻詰去吉翻）送玄付廣州卲原復職既

而復從交於交趾竟殺之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剋閒音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譎古穴翻飲於鴆翻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于是吳邉人皆悅服戍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為皆㨿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為是耳若曰務修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使疏吏翻　遺于季翻）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羊祜字叔子）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扶問翻）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數所角翻）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湯數夏之罪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數紂之罪曰淫酗肆虐臧德彰聞戎商必克上時掌翻）

茍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諸司謂百執事之人有司存者）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瘁秦醉翻）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埶異也（祖張儀說齊湣王之言而畧變其文）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昊主不從（喪息浪翻）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朝直遙翻）荀勗馮紞

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二 起昭陽大荒落盡屠維大淵獻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 考異曰按本傳袤為司空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誤也 二月癸巳樂陵武公石苞卒 三月立皇子祗為東海王 吳以陸抗

為大司馬荆州牧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為之辯者(為于偽翻)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敦徒門翻)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荷下可翻)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復扶又翻)正以劉禪初降(降戶江翻)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

之心（悖蒲内翻又蒲沒翻）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被皮義翻）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因執（戇直降翻壞音怪）艾在困地狼狽失據（狼前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顛蹶故猝遽謂之狼狽狽博蓋翻）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

艾闓棺定謚死無所恨（謚神至翻）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樂音洛為于偽翻）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治直之翻）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稽音啓）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言不能用也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猶引圖緯以言祥瑞之應

故謂其書為家人筐篋中物也昭領左國史（吳有左右國史皆掌記述）吳主欲為其父作紀（為于偽翻）昭曰文皇不登極位當為傳不當為紀（吳主諡其父和曰文皇帝傳直戀翻）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史侍中及左國史也）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恐（監工銜翻）吳主飲羣臣酒（飲于禁翻）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偪彊（彊其兩翻）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摘當作擿）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長丁丈翻）令知

兩翻使羣臣不睦不為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難乃旦翻吳主以為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辭獄辭也上時掌翻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垢塵也故舊也更被詰責被皮義翻詰去吉翻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五月以何曾領司徒　六月乙未東海王祇卒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志無此食今從晉書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以律不敬論罪也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

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謚曰宣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為高貴鄉公后琳女又為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中竹仲翔公卿之女為三夫人孔頴達曰夫扶也言扶侍於王也九嬪句斷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漢制後宮之號十有四等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庶長師古曰良善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為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十一王史逸其名是歲鄭冲以壽光公罷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

繩之以法姬懟於吳主懟與訴同吳主怒假它事燒鋸斷其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據晉書溫嶠傳嶠討蘇峻於石頭結壘於四望磯又據內史石頭有四望山蓋山下有磯也斷丁管翻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壽光成公鄭沖卒　丁亥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謂魏三祖立卞郭毛為后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媵以證翻

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北方太陰幽冥也杜佑曰因幽都山為名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統范陽燕北平上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今分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五郡置平州

月癸亥日有食之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將即亮翻號戶刀翻聞音問　夏四月己未臨淮康公荀顗卒諡法溫柔好樂曰康顗魚豈翻　吳左夫人王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橫戶孟翻　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掃糞掃也除芟除荊棘會古外翻為于偽翻　臨海太守奚熙吳主休永安三年分會稽

（東部都尉為臨海郡）與會稽太守郭誕書（會工外翻）非議國政誕但白熈書不白妖言（妖言即前訛言妖於驕翻）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郃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白（自列猶自陳也）疇厠身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朝直遙翻）以嚊啗之語（嚊祖本翻啗達合翻嚊啗聚語也）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謂誕從疇之說默而不白妖言也）此之為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

死送付建安作船宋白曰吳分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又立曲郍都尉主謫徙之人作舟船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江表傳作備海督益督臨海建安會稽三郡也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考異曰江表傳曰張布女有寵於皓而死皓厚葬之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故民間訛言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人云奮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男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

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巳長大自失時未婚娶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孫皓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奮為天子遂誅奚熙不言誅奮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遂誅奮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皓納張布女至殺奮皆在天册元年按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方有訛言不知奮死果在何年今因奚熙之死終言之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常當作嘗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春秋公羊傳之言長知兩翻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晉制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嬪毗賓翻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

曰桃職任翻叔父駿女並有德色言有德有色也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帝受禪濤自吏部郎遷尚書居母喪復奪情起典選選息絹翻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為者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甄稽延翻明也察也别也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祕書郎晉制祕書監屬官有丞有郎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

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屏居私門欲辭不就（屏必郢翻）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為于偽翻下樹為人為同又繫為同）紹乃應命帝以為秘書丞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四年）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任音壬）安東司馬王儀修之子（王修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時為安東將軍監諸軍）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徵詔召也辟公府及州郡辟也裒莆侯翻）未嘗西向而坐（裒居城陽晉朝在洛陽故未嘗西向

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號戶刀翻著直略翻）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以裒悲慘故廢蓼莪之篇不敢講習三息暫翻復扶又翻蓼力竹翻）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度徒洛翻）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余謂蕩陰之難君子以嵇紹為忠於所事可也然

未足以塞天性之傷也蕩音湯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蕃籬也表外也謂二郡為蕃籬於外也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梁興上庸二面皆受敵也處昌呂翻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縣讀曰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易弋豉翻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

者循常未肯差赴主者謂居本兵之職者也差初皆翻自步闡以後步闡反見上卷八年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彊對猶言彊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見賢遍翻財與纔同羸敝日久難以待變羸倫為翻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防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三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占章艷翻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料音聊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幾居希翻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陸抗

(固知吳之將亡將就職分上言之凡屬之欲翻下屬文同)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將即亮翻)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魴符方翻行下孟翻)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樂音洛)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今湖秀以南諸山也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并子為三矣(子謂周處)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

州府交碎射而亦翻行下孟翻比必寐翻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謂齊衰斬衰之服其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以異也齊津夷翻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曰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遂引此言以為不服喪之證闇與陰同孔安國曰諒信也陰默也叔向不識景王除喪而識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

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賔宴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樂音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論語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豈衰麻之謂乎衰七回翻下同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監古銜翻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卒子恤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

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為是矣袁（衰）倉回翻詩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為于偽翻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傳直戀翻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夾河建都不立河橋故以為言預固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屬之欲翻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

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芳之廢也築宮于河内重門今言遷金墉蓋始廢之時自禁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内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晉既受禪避景帝諱故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魏因漢制上公惟有太傅據粲傳自太宰從事中郎遷太宰中郎時未置太宰宰當作傅）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陽發見於外陰蔽伏於中凡人之作事外為是形而内無其實者皆陽為之外若無所營而内潛經畫皆陰為之）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

事按晉書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李銓常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所共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嗚呼觀喬之學行如此則棄學業絕人事殆庶幾乎夷齊餓于首陽之下之意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東自卲陵厲公之廢至是方二十一年史因公卒而究言之

吳比三年大疫比毗至翻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中竹仲翻）去職數月吳主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藏徂浪翻掠音亮）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卒子恤翻斷丁管翻）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殺樓玄見上卷泰始八年）　夏六月鮮卑拓拔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沙漠汗初入貢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為力微信讒殺沙漠汗張

木閒古莧翻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楊欣討斬之 豐自為敦煌太守見上卷

泰始八年 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為于偽翻上時掌翻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市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幾居依翻數所角翻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漢文帝誅淮南厲王長魏文帝不能容陳思王植引此二事以戒切帝也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屬之欲翻朝直遙翻攸妃賈充之長女也充先娶李氏豐女也生二女長曰荃為齊王攸妃長知兩翻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踈等耳二婿謂攸及太子也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紞傾陷勗乃使紞說

帝曰〔惡烏路翻紞都感翻說輸芮翻〕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勲奪充兵權〔充自文帝時領兵〕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泰始二年〕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為宮下鎮驃騎將軍〔京下督鎮京口宮下鎮在建業楷孫韶之子數所角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臨平湖今

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在臨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蕆荒蕪也音烏廢湖塞悉則湖下同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占見上卷泰始八年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吳置奉禁都尉蓋以侍奉宮禁為稱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璽斯氏翻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

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會工外翻車姓出於田千秋車昌派翻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梟堅堯翻尚書熊睦微有所諫黃帝有熊氏姓譜楚鬻熊之後此以名為氏者也吳主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史詳言吳主之昏虐撞直江翻八月已亥以何曾為太傅陳騫為大司馬賈充為太尉齊王攸為司空　吳歷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黃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今考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

（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長知兩翻）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疏吏翻）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闓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位從公也）祜上疏請伐吳（陸抗没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上時掌翻）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

幾希 居希切 背 蒲妹切 使邉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 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 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强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荷下可切 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 謂漢樂諸城也 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

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老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荆楚之衆進臨江陵荆楚祐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琅邪王伷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

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祜所規）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將即亮翻朝直遥翻）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

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祜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言吳可取而不取機會一失經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更工衡翻唯度支尚書杜預魏制度支尚書度徒洛翻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從才用翻美而有婦

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琲（琲余招翻）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琲雖有此表終不能以免禍）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國號晉而封后父為臨晉侯不祥之徵也）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䂮離灼翻任音壬）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天子尊無二上故曰天家言其尊如天也）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

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立皇子裕為始平王

庚寅裕卒　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凉秦雍州諸軍討

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雍於用翻降戶江翻）夏五月

吳將郚顗（顗魚豈翻考異曰武紀作郚凱今從羊祜傳）夏祥帥衆七千餘人

來降（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

貶為丹水縣侯（誘音酉）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衛將軍

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

王公皆在京師非干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為冰與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有後難故建此議使諸王之國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按勗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時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餘國為小國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

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莞音官伷音胄）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顒魚容翻）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沈持林翻）徙封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時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羊祜本泰山南

城人也帝制公侯邑萬户以上為大國五千户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户為小國 祜固辭不受

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爵其志獲申也分列謂分封列爵也 祜歷事二世謂事文帝及帝也 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謂人由祜薦引而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 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朝直遥翻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江夏郡屬荆州汝南郡屬豫州相去甚遠沈約宋志江夏太守治汝南縣本沙羨地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則此時江夏 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郡未有汝南縣也無亦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史追書予夏戶雅翻

祜不追討之意詰去吉翻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

百里比知賊問比必寐翻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

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如揚

州刺史治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亦治壽春之類近其斷翻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間

慎守其一而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

備其不虞

也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朝直遥翻以高平公罷

吳主以會稽張儼多所譖白（會工外翻儼昌六翻）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其父為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儼不良上表曰若用儼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儼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灋（彈徒干翻）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訐居謁翻犴音岸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為獄又胡地謂犬為犴）上下囂然儼大為姦利驕奢暴橫（橫戶孟翻）事發父子皆車裂　衛瓘遣拓拔沙漠汗歸國（前年瓘表留沙漠汗魏聞既行乃遣歸）自沙漠汗入質（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質音致）力微可汗諸

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主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可今讀從刊入聲汗音寒）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長知兩翻）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悉祿魏收魏書作悉鹿）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間古莧翻）務桓降而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魏書鐵弗劉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

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瓘同時蓋二人皆名務桓耳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司馬督東平馬隆晉制二衛前驅由基彊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沈約曰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中宿衛號曰三部司馬與殿中將軍分隸左右二衛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隆言欣必敗猶漢皇甫規之言馬賢蓋懷才欲用故以此自顯耳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弘訓皇后羊氏殂景皇后居弘訓宮　羊祜以病求入朝朝直遙翻既至帝命乘輦入殿

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吴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數所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角翻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吴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吴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堠界闊遠當得人以鎮撫之秋七月己丑葬景獻皇后于峻平陵即弘訓后也司冀兖豫荆揚州

大水司州即漢司隷校尉所部也漢司隷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遂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内廣平陽平魏郡頓丘冀州者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則冀豐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閒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螟食苗心之蟲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度徒洛翻上時掌翻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兖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螺盧戈翻蜯步項翻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淤依據翻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

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種章勇翻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税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蟲災四年螟令從預傳　預在尚書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　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勝音升　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以何曾為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為司徒　吳主忌勝己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見漢獻帝紀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

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方比也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曰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强子高酒曰諺云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觚飲器也受二升王于况翻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泥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今從尚傳參取環氏吳紀余觀尚之為人蓋以辯給得親近於孫皓而亦以辯給取怒請其死者必岑昏之徒三十國春秋所書蓋得其實

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

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便為同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倩七正翻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言將責問作對草之主名也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

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庸中之佼佼者後為趙王倫拒齊王冏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省悉景翻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踧踖不自安貌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為賈妃怨衛瓘張本語牛倨翻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為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為司空故移在入為尚書令下吳人大田皖城佃亭年翻治田也皖戶板翻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

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艘蘇刀翻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屬宗正雉頭毛采炫燿集以為裘帝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技渠綺翻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下同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音舊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遺令讓侯印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

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荆州也為于偽翻下同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間古莧翻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吳之邊鎮有督有監督者督諸軍事之職監者監諸軍事之職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

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數所角翻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秀新興雲中人朗之子也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九域九州之域被皮義翻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謚法始於周公以行為謚復扶又翻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醜繆公帝策謚曰孝策謚者不用博士議以詔策賜謚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謹

奉白簡以聞呂向注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帶革帶也古之鞶帶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慴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慴之涉翻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漢安帝分安平置博陵國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好呼到翻折之舌翻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泰始六年樹機能為寇至是九年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朝直遙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涼州治武威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為于偽翻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帥讀曰率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横設賞募見賢遍翻横戶孟翻隆小將妄言將即亮翻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

取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石百二十斤）立標簡試（標表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衛尉）御史中丞劾奏隆（自東漢至魏晉以中丞為御史臺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五部見上卷泰始六年）以豹為左部帥（帥所類翻）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

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隨陸隋何陸賈絳灌絳侯周勃灌將軍嬰於是兼學武事及長長知兩翻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魯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珧余招翻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

也少詩昭翻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使將即亮翻梟堅堯翻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魏玄菟太守王頎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言將為賊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樂音洛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王渾大原人李憙上黨人與淵同州里每

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又吁既翻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帥所類翻夏四月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將質任今又除部曲督質任質音致吳桂林太守修允卒桂林漢除屬鬱林郡吳主皓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

主料實廣州戶口將即亮翻樂音洛料音聊馬等因民心不安聚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吳主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修為司空未拜更以修為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帥讀曰率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徐陵與洞浦對岸吳主權時呂範洞浦之敗魏臧霸度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却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吳以其臨江津置督守之南徐州記曰京口先為徐

陵其地蓋丹徒縣之西鄉京口里也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吳

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耈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吳志曰鬼目菜依緣棗樹長丈餘葉廣四寸厚三分買菜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葉廣尺八寸下葉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書吳有東觀令觀古玩翻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耈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漢以制言之銀印青綬中二千石服之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沈持林翻又置黃門郎十八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沈持林翻迕五故翻逆也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

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為于偽翻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更工衡翻臣作船七年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明年矣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上時掌翻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易以豉翻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

來是年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寢皆自下浙江而上上時常翻以理執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凡人目不能視氣不能息則赫然死人矣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須待也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了決也不敢以

暧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累力瑞翻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復扶又翻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遙翻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紞等肺肭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異同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

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吐雷翻枰音平碁局也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紞吐感翻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晉大夫范文子之言）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山濤自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伷音冑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即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真州路涂讀曰滁）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翻）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魏文帝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明帝大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

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使疏吏翻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冠古玩翻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讀從所類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阨隘乃作扁箱車阨與狹同車箱扁則可行狹路扁補典翻為木屋施於車上木屋所以蔽風雨捍矢石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考異曰隆傳曰或夾道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　余謂磁石脅鐵鎧誠有此理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使疏吏翻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詰去吉翻朝如字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宣威第二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且子閭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晉志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朝直遥翻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

備胡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
其後增置有都督鄴城守諸軍都督秦雍涼諸軍都督
梁益諸軍都督荆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
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
并州諸軍凡十其資輕者為臨軍
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時有司隸
徐兗荆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冀幽并青十八州刺史幾居希覩
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元
始之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
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
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
五十六魏既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
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
十一蓋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戶則未幾及也
而置
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

坐置官屬軍府謂驃騎車騎衛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典軍上軍撫國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雜號將軍也五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郎中令中尉大農左右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諸所廪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民以寧一事見十三卷漢惠帝二年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

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儌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好呼倒翻儌一遥翻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初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事九卿殆為具官故欲併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曷欲以蘭臺付之三府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易以豉翻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卷八十